

【人生随想】

萧红的火烧云

□常跃强

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，我们国家的课本上选用谁的文章一般都不署名。

我在本村上完初小之后，考到十八里铺完小上五年级。当时，从聊城中学附小调来一位孙孔仁老师，他教得真好！我爱上文学，并立志当作家，就是受他的影响。现在我猜想，也许孙老师当年也有一个作家梦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本家的一位老人是我爷爷的老师。说起来，这也是世交了。

说他教得好，是说他知识面广，且教得活。比如他教《火烧云》那一课，就教得风趣幽默、妙语连珠，听得你愿意下课。那时候我对作家已经很“迷信”了。下课之后，我追上他，在一棵大白杨树的树荫下面，我问他：孙老师，《火烧云》是谁写的呀？

萧红。

萧红是谁呀？

一个女作家。

说完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现在我才理解，他出身不好，怕说多了，惹出不必要的麻烦……

下一堂课时，有的同学提出来不知道什么是火烧云，孙老师笑了笑，就让那个同学坐下了。接着，他走出教室，仰起脸来看了看天，然后回到教室，说是下午放学后都不要走，他带同学们去看火烧云……

日落之前，孙老师带我们去看火烧云。出了校园往西

看，夕阳在坠落，太阳在燃烧，天边的云彩是通红的一片，像火烧的一样。孙老师指着那燃烧的云彩说：这就是火烧云！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晚霞……

我多少有点失望，就问孙老师：为什么明明是晚霞，却叫火烧云呢？

孙老师说：咱这儿叫晚霞，东北那里叫火烧云。

从此，我知道了萧红是东北人……

很多年过去了，孙老师得病死了，我爷爷死了，奶奶死了，许多人都死了……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孙犁先生寄我一信，信中夹带了一封给李贯通学兄的信，让我转交给他。我给贯通学兄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到我家来取。贯通学兄晚上来了，我把信转交给他之后，就谈起了文学。贯通学兄说：“文革”之后，对两传（孙犁的《铁木前传》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）一城（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）评价颇高，认为这是文学史上漏掉的三部作品。

我读过《铁木前传》和《边城》，唯独没有读过《呼兰河传》。不过，《呼兰河传》我家倒有一本，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，黑皮，32开本，当时买时才5角9分钱。前面有茅盾先生的序。

贯通学兄是晚上来的，在我这儿谈话时间不长。送走了贯通学兄，我就读起了《呼兰河传》。读《呼兰河传》，我找到了《火烧云》课文的出处，原来这是《呼兰河传》中的一段。我用红笔画下来，反复读了好几遍，然后继续往下读……

那时，我正迷海明威、艾特玛托夫、马尔克斯、略萨以及杜拉斯等人的作品，读《呼兰河传》读得很飘，根本就没有读进去。《呼兰河传》故事性不强，再说也不怎么前卫，我读到一多半时就放下了，没再往下读，也没觉出好来，只是记住了一个“冷”——严寒把大地冻裂了。

这中间过了好些年，有一回我在网上看到我们老家莘县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发帖子，说萧红是莘县人。我有些疑

惑：萧红明明是呼兰县人，怎么成了莘县人呢？后来又看到一个帖子，把萧红家的族谱都抬出来了，言之凿凿，弄得我半信半疑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……

于是，我就又把那本《呼兰河传》找出来了，重新读。这一次重读，我的感觉大不一样了，我不时放下书，来来回回在书房里转圈子，自言自语地赞叹道：写得真好啊！

读着，仿佛我又回到了我的童年与少年——

哦，我的葫芦湾！我的棒槌鱼！还有我家那只一蹶一蹶的大白鹅，还有湾里小洲上的那棵杜梨树，枯枝上站着一只又一只的小燕子，远看像连成一串的黑点，很像吴冠中画的一幅画。苇丛里，有许多绿蚂蚱，只要一摇晃那些绿苇子，就会有许许多多绿蚂蚱飞起来，飞到更深的苇丛里去。有时会听到苇丛里传来苇楂子鸟的叫声，但是看不到它的影子，也不知道它们吃不吃这些绿蚂蚱……

还有哑巴家的那棵老神树。不知它长了几百年，更不知哪年哪月它的枝干就枯死了，可是根没死，又长出了小树苗。村子里的人迷信，家里人有病呀灾呀的，就到老神树下磕头、摆供，祈福消灾。老神树灵不灵没人说得准，但是老神树是真粗，我们五个孩子手牵着手也搂不过它来。我们几乎爬遍了村里所有大树，掏过许多鸟窝，可是我们不敢爬老神树，据说老神树的树窟窿里住着很多蛇……

离我老家大约五十米远的西北地里，有我家的一个梨园。梨园里的那些梨树都是我老爷爷年轻时栽的，一棵棵都长得很粗了。春天，开一树树雪一样白花花的梨花；秋天，大鸭梨压弯了树枝，随手就可以摘下一个吃。大鸭梨皮薄、水多，一咬一口蜜一样的汁水……

梨园里，种着三种植物，都是可以当菜吃的。

一是金针。我家梨园的金针，都种在一面土崖上，似乎没见过有人管理过它，它就长得很旺盛。夏天一来，金针就开花了，花是金黄色的。采下金

针，娘总是在锅里焯一焯，捞出来稍晾一晾，再炒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每当我想起娘做的金针炒肉，依然余香满口！

梨园里还种洋姜。洋姜长得高，高的能够达到3米多，一进梨园，最先看到的就是洋姜。洋姜也是开黄花，那花跟向日葵差不多，但是要比起向日葵的花小得多。洋姜和我们平时吃的生姜的样子很像，只是要比生姜细嫩得多，并且里面没有丝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读的书多了，我才把洋姜的学名弄清楚——它叫菊芋。

还有种植物我们那里叫芦芦。芦芦比较低矮，长着瘦小的椭圆形绿色叶子，茎秆和侧枝上开着白色穗状小花。现在才知道，芦芦的学名叫地葫芦。

一下了霜，洋姜和地葫芦的叶子呀秆呀就都枯死变黑了。逢到这时候，我们一家就去梨园里刨洋姜和地葫芦。刨回家之后，娘就把它洗净，腌在一口咸菜缸里，冬天吃饭时捞出来，把洋姜切成丝，把地葫芦切成瓣，放在碟子里，淋上点麻油，吃起来又香又脆，饭就觉得格外可口。

后来，1958年大炼钢铁，把我家的梨树都锯了。从此，梨园渐渐衰败，现在已不复存在了……

能引起读者联想的书才是好书！

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把《呼兰河传》读完了，我激动得发抖，火烧云在我心里燃烧……

萧红生在屈原的忌日。这注定了她的文学宿命。她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就是她生命的火烧云……

萧红是呼兰县人，这是不可争议的。她的远祖是一个叫张岱的破产农民，原籍是山东省东昌府莘县十甲杨皮营村。乾隆年间，逃荒下东北，辗转定居在呼兰县。从张岱到萧红这一代已是第六代了。莘县杨巨源先生考证，所谓的莘县十甲杨皮营村就是现在董杜庄乡的梁皮营，离我老家那个村子不足十公里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）



【谈古论今】

遥想戚继光的委屈

□于永军

一直想写戚继光，却迟迟未能下笔，原因有两个纠结：

其一，戚继光送礼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记，首辅张居正好美色，戚继光为了巴结，送了许多蓬莱产的可以用于壮阳的海狗肾。《国朝献征录》说，戚继光曾重金购买“千金姬”美女，向张居正进贡。而张居正回乡葬父，戚继光派了一整队鸟銃手作为仪仗助威，更为世人所诟病。

其二，戚继光清贫。戚继光一生为官无数，穷地方富地方都呆过，油水小的、油水大的官僚都做过。但多年下来，并无肥私之事，诚如其《练兵实纪·练将》中所表白：“故廉之一字，全是本等分内所该。”有史料记，他退休还乡时，堂堂一品大员、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，竟落得“野无成田，束无宿镫，惟集书数千卷而已”。晚年家徒四壁，穷得连买药治病的钱都没有。

照常理，大凡热衷向上司进贡的人，无不是自己也喜欢下级向自己进贡，进而捞个盆钵钵满。显然，戚继光令人匪夷所思：送礼归送礼，行贿归行贿，坚守一条底线——不往个人腰包里装；而大凡喜欢向

上司行贿的官员，目标又无不在于想当更大官捞更多钱。显然，戚继光还是令人匪夷所思：确实当了大官——官居一品，却不捞钱，最终“惟集书数千卷而已”。那么，他身上的这种不协调的背后是什么，亦即他自贬人格向权贵弯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尽管时过境迁，在这里冒昧遥想，似有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”之嫌，但弄明白这个问题，对于以史为鉴，却不无裨益。

戚继光很幸运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一出仕，便承袭祖上职位，任登州卫指挥僉事（正四品）。嘉靖二十五年，他负责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，当时山东沿海一带屡遭倭寇烧杀抢掠，出于报国之情，他愤然写下了“封侯非我愿，但愿海波平”的志向。实现“海波平”，须有施展才华的平台，这个平台是谁给的？强权专制体制内，自然是能够左右自己前程的上司。他的上司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入呢？嘉靖一朝，严嵩父子当权，大肆卖官鬻爵，后来被徐阶、高拱参倒，但世风并未转变，徐阶本人就是个大贪官。后来的强势首辅张居正，虽然整肃

官场腐败动作甚烈，但他自己也是个“属手电筒”的。这样的政治生态下，“不跑不送”，会有实现“海波平”的平台吗？与戚继光同为抗倭名将的俞大猷很正直，虽身经百战，几十年间却屡屡被夺职、降级、夺荫，甚至下大狱，可谓一个很好的现实教员。要么做俞大猷第二，向“海波平”志向告别；要么按官场游戏规则委曲求全，保住手中兵权。戚继光选择了后者。那时，他是否有过一番“两弊相衡取其轻”的论证？不得而知。

戚继光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——在所有位上，与同僚上司下属相处甚好。他的上级胡宗宪、谭纶、刘应节、梁梦龙，监军汪道昆、赵大河等人，大都与他关系不错，最支持他抗倭事业也是收他的礼最多的，当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。背靠这棵大树，“诸督抚大臣，唯继光所择，欲为不利继光者，即为徙去之。”这自然为戚继光多年镇守边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。《明史》记，戚继光“在镇十六年，边备修饬，蓟门宴然”。可以说，张居正在世时，戚继光官场上风调雨顺，得到了大明朝允许武

将所能得到的最高职务与荣誉，其事业也创造了史上少有的辉煌：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，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寇，确保了沿海一带安宁；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，保卫了北部疆域安全。真正实现了“但愿海波平”的人生志向，成为千古不朽的一代英雄。

“千秋功罪，谁人曾与评说？”我们今天不妨作个假设：如果戚继光效法当时最大的清官海瑞，刚正不阿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结果会怎样？或许，明史上会多一个洁身自好但几无事功的“戚青天”，却少了一个让倭寇闻风丧胆的“戚老虎”，明代抗倭史就得改写。而今天已然接受了这一历史的人们，又何曾想过当年戚继光为了这一切而不得不忍受清流物议，后来又被史官扣上“操行不如”的屎盆子之委屈呢？

这里，当然绝无赞成官场以铜臭结私党之意，而是主张以史为殷鉴，今日努力营造清风正气的官场生态，让有真本事能干事的“戚继光们”专心致志干成事。

（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）